

藏書印記

王鑑

中華道藏

華文出版社

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編 張繼禹

冊主編 陳 靜

中華道藏

第二四冊

華夏出版社

目 錄

001	墨子	一
002	孫子註解	九九
003	孫子遺說	二四九
004	公孫龍子	二五七
005	尹文子	二六七
006	韓非子	二七五
007	鬻子	四一
008	子華子	四二
009	鶡冠子	四五七
010	黃石公素書(魏魯注本)	五〇〇
011	黃石公素書(張商英注本)	五一七
012	淮南鴻烈解	七二三
013	鬼谷子	一

001 墨子

三辯第七

卷二

尚賢上第八

尚賢中第九

尚賢下第十

卷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天志中第二十七

天志下第二十八

節葬下第二十五

卷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闕

明鬼中第三十闕

卷九

明鬼下第三十一

非樂上第三十二

非樂中第三十三闕

非樂下第三十四闕

卷十

非命上第三十五

非命下第三十六

非儒上第三十八闕

非儒下第三十九

卷五

兼愛上第十四

兼愛中第十五

兼愛下第十六

非攻上第十七

非攻中第十八

非攻下第十九

卷六

節用上第二十

節用中第二十一

節用下第二十二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闕

目錄

卷一

親士第一

修身第二

所染第三

法儀第四

七患第五

辭過第六

卷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小取第四十五

耕柱第四十六

卷十二

貴義第四十七
公孟第四十八

卷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
公輸第五十

第五十一闕

卷十四

備城門第五十二
備高臨第五十三

第五十四闕

第五十五闕

第五十七闕

備梯第五十六

第五十九闕

備水第五十八

第五十九闕

第六十闕

備突第六十一
備穴第六十二

卷十五

備蛾傅第六十三

第六十四闕

第六十五闕

第六十六闕

第六十七闕

迎敵祠第六十八

旗幟第六十九

號令第七十

雜守第七十一

墨子卷之一

親士第一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勾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

是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偏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諂諂之下。分議者延

①此目錄係整理者據正文補。

延，而支荀者諂諂，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暗，遠臣

則唶，怨結於民心，諂諂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

今有五錐，此其鋩，鋩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于之殮，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

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己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爲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①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

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

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陝者速涸，逝淺者速竭，境墉^②者其地不育。三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修身第二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闔，無務傳^③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修行，見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

譖慝之言，無入之耳；批扞之聲，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

日彊，願欲日逾，設壯日盛。

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

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髮隳巔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

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

守道不篤，偏物不博^④，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未必幾。雄而不脩者，其後必惰。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⑤。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爲多而務爲智，無務爲文而務爲察。故彼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忘名忽焉，可以爲士於

天下者，未嘗有也。

所染第三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而已則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山^⑥、伯陽，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干辛、推哆，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傅公夷、蔡公穀。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僇。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楚莊染於孫叔、沈尹，吳闔閭染於伍員、文義，越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⑦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

莊^⑧，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吳夫差染於王孫雒、太宰嚭，知伯搖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尚染於魏義、偃長，宋康染

於唐鞅、仇不禮。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殘亡，身爲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於染當。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

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則段干木、禽子、傅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刁^⑨之徒是也。《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

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爲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爲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爲治法而可^⑩。

法儀第四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爲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爲方以矩，爲圓^⑪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爲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猶逾己。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辦也。

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爲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爲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爲治法而可^⑩。

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小大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物羊^⑫，豢犬猪，絜爲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日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爲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

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⑬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不以天福之，使立爲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詆天侮鬼，賊其^⑭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爲僇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不收謂之饑。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⑯，大夫徹縣，士不入學，君朝之衣不革制，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盛，徹驂駢，塗不芸，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

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井中，其母必從而道之。今歲凶，民饑道，餓重其子，此疚於隊，其可無察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言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

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

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爲者寡，食者衆，則歲無豐。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此其離凶饑甚矣。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

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⑯，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夫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王之備，故殺。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貴而不爲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

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⑰賞，以賜無功，

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爲棺槨^⑲，多爲衣裘。生時治臺榭，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

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茭，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役，脩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收其租稅，民則費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⑲，絲麻、樞布絹，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⑲清。謹此則止。故聖人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惑於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

辭過第六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爲宮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爲宮室，爲宮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潤濕，邊足以圉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便於生，不以爲觀樂也。作爲衣服帶履，便於身，不足以爲辟怪也。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

當今之主，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賑^⑲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節。

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茭，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役，脩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收其租稅，民則費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⑲，絲麻、樞布絹，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⑲清。謹此則止。故聖人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惑於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

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王，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煥，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曼衣之。^㉔鑄金以爲鈎，珠玉以爲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身服。此非云益煥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用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衣服不可不節。

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以爲民食。其爲食也，是以^㉕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斂於百姓，以爲美食芻豢，蒸炙魚鼈，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餧。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餧。^㉖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餧。

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事。其爲舟車也，全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止。^㉗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王，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饑。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姦衰。^㉘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

凡回於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子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

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熟，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第七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㉙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鍾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聆缶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

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第期》

則綿綿之中，足以爲輕且十二字。

者，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

水，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

大後患，自作樂，命曰《九招》^③。武王

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

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

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生之樂^④，命曰

《驕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

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

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

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

治天下也。

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

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

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

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爲無知矣。

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

墨子卷之一

^①《閒詁》本「源」字下據王念孫說補「之水」二字。《校注》

本據正德本改「源」爲「原」；「原」下據《初學記》第六補

「之流」二字。

^②《閒詁》、《校注》二本「埇」字皆作「墉」。《校注》稱，《道

藏》本作「墉」，形微譌。

^③《閒詁》、《校注》二本「傳」皆作「博」。

^④《閒詁》、《校注》一本「博」皆作「博」。

^⑤《閒詁》、《校注》一本「耗」皆作「耗」，《校注》曰：「畢云：

耗，舊從末，非。」

^⑥「山」，一作「由」。

^⑦《校注》君下依《治要》及《呂氏春秋》補「者」字，是也。

^⑧「胜」，畢沅本作「胜」。

^⑨「刃」，《閒詁》、《校注》皆改作「刀」。畢沅云：經傳或作「豎貂」，此作「刀」者，「貂」省文。舊作「刃」，非。

^⑩「圜」，一本作「圓」。

^⑪《閒詁》本、《校注》本據王念孫說或別本並刪「而可」二字。

^⑫《校注》本「羊」上依畢沅等說增「牛」字。

^⑬《閒詁》、《校注》二本皆依畢沅說兼「下補」愛字。

^⑭「賊其」，《閒詁》、《校注》皆依他本校作「其賊」。

^⑮「侍」，一本作「待」。

^⑯王念孫校「待」作「持」、「反」作「交」。

^⑰「五」，《校注》據正德本校作「三」。

^⑲「餓」，一本作「饑」。

^⑳「全」，《校注》依正德本改作「完」，近是。

^㉑《校注》將《辭過》篇役，脩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

常正，收其租稅，則民費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四十字移於「極」字下。

^㉒「槔」，《校注》依正德本作「槔」。畢沅云：舊作「槔」，俗寫。

^㉓「賑」字，《閒詁》、《校注》依《治要》改作「振」。

^㉔此四十字《閒詁》本刪，《校注》本移於《七患》篇。

^㉕「且」下《閒詁》、《校注》皆依畢沅、王念孫之說補「爰」，夏

則繕綿之中，足以爲輕且十二字。

^㉖「衣之」，《閒詁》、《校注》依俞樾校作「之衣」。

^㉗是以《閒詁》、《校注》皆作「足以」，是也。

^㉘「餒」，《校注》依他本改作「餒」。畢沅云：「餒」，當爲「餒」。《說文》云：「餒，飢也。」

^㉙「欲」上《閒詁》、《校注》一本依畢沅說補「雖」字。

^㉚「止」，《閒詁》、《校注》依畢沅據他本改作「上」。

^㉛《閒詁》、《校注》依王念孫據《治要》重姦棄二字。

^㉜「曰」下《閒詁》、《校注》依王念孫說補「夫子曰」三字。

^㉝《自作樂，命曰《九招》》，《閒詁》、《校注》依畢沅說補爲「又自作樂，命曰《護》，又脩《九招》。」

^㉞「樂」下《閒詁》、《校注》依王念孫校增「又自作樂」四字，是也。

^㉟《樂》下《閒詁》、《校注》依王念孫校增「又自作樂」四字，是也。

墨子卷之二

尚賢上第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

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

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

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况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

也。

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言曰：不

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疏，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近，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遠也。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聞之皆競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異

門。有盜入，闔其自入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

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閼夭、泰顛於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爲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③，則由得士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不以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

尚賢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脩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曰：自責且智者爲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爲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此謂進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

賢者之治國者，也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

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繫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飢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

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是以必爲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矣，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卽，誨女予鬱^①，孰能執熱，鮮不用濯？則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古者聖王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般爵以貴之，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憂感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

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爲政，高予之爵，而祿不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食於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爲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爲賢者不勸，而爲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

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

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

籍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

良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

⑤

知以尚賢使能爲政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若處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

治之法將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脩，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賢使能爲政也。故以尚賢使能爲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謂也，以下賢爲政而亂者，若吾言之謂也。

今王公大人中實將欲治其國家，

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且以尚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

《距年》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尚賢使能爲政也。故古者聖王

武丁得之，舉以爲三公，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賢使能爲政。是以民無飢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古聖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爲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

然則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以所得其賞何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尚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爲天子，以爲民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也。

然則富貴爲暴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賤之，又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賤傲⑥萬民。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爲刑戮，子孫離

散，室家喪滅，絕無後嗣，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暴而以得其罰者也。

然則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乃熱照無有及也，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也。

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墮固以脩久也。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

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彊。今王公大人將焉取挾震威彊哉？傾者民之死也。民，生爲甚欲，死爲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自古及今，未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故不察尚賢。政之本也。此聖人之厚行也。

稷隆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

維假於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

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完^①；小用之則不困，脩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

尚賢下第十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則不能毋舉物示之乎？今若有一諸侯

於此，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善孰懼？我以爲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矣，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懼。今唯毋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使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大以爲政於天下，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然則此尚賢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

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處言語皆尚賢，逮至其臨衆發政而治民，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小而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唯有骨肉

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其親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此譬猶瘡者而使爲行人，聾者而使爲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瀕，漁於雷澤，灰於常陽，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爲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使爲庖人，湯得而舉

之，立爲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傅說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爲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唯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

而辟貧賤？莫若爲賢。爲賢之道將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可得而知也。

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爲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孟，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來，有國有土，告女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於先王之書《豎年》之言然，曰：睇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爲其羣屬輔佐。

而不相勞來也；腐臭餘財，而不相分資也，隱慝良道，而不相教誨也。若此，

則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亂者不得治。^①推而上之以^②。

是故昔者，堯有舜，舜有禹，禹有

皋陶，湯有小臣，武王有閔夭、泰顛、南

宮括、散宜生，而天下和，庶民阜。是

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

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粒食之所

養^③，得此不勸譽。且今天下之王公大

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④

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

之利，故尚賢之爲說，而不可不察此者

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

本也。

墨子卷之二

^①「近」，《校注》據正德本和《治要》補作「遠近」。

^②「異」，《問詁》、《校注》皆依他本作「富」，是也。

^③「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問詁》、《校注》依王念孫據《群書治要》補正作「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

^④「鬱」，《問詁》、《校注》二本依盧、王之說改爲「爵」。

^⑤「未」，《校注》據李本改爲「皆」。

^⑥王念孫云：「賤亦當爲『賊』，『傲』當爲『殺』，是也。」《校注》依之。

^⑦畢沅云：「究」，一本作「窶」，非。王念孫云：「作『窶』者是也。」《問詁》、《校注》依王說改「究」爲「窶」。

^⑧「賢」下《問詁》、《校注》依王念孫說增「爲」字，是也。

^⑨「言」，《問詁》、《校注》依王念孫說改爲「之」。

^⑩以上八字據王念孫說補。

^⑪以上十二字據王念孫說補。

^⑫王念孫云：此五字與上文義不相屬，蓋涉上文「推而上

之」而衍。

^⑬王念孫云：自「而天下和」至此凡三十七字，舊本誤入下文「國家百姓之利」之下。今據王說移置於此。

^⑭「上」字依王念孫說補。

墨子卷之三

尚同上第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形

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

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

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

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是也。^①

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

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

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朽餘財

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

亂，若禽獸然。

夫明慮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國